



苏联短篇小说选集

下 册

北 京 出 版 社

目 录

大厦之巅·····	瓦·苏波金 (1207)
白昼之光·····	埃·卡扎凯维奇 (1209)
一块玻璃·····	韦·卡韦林 (1263)
候鸟飞来了·····	弗·利金 (1295)
痛苦多少钱一斤·····	格·巴克兰诺夫 (1307)
骆驼眼·····	钦·艾特玛托夫 (1325)
珀涅罗珀·····	安·比托夫 (1365)
从对岸来的人·····	格·谢苗诺夫 (1388)
马·····	维·捷利普戈夫 (1398)
“胜利”(夸张小说)·····	瓦·阿克肖诺夫 (1401)
卡齐姆叔叔的马·····	法·伊斯坎德尔 (1409)
请你尝尝花楸果·····	亚·亚申 (1425)
道旁空寂的田野上·····	叶·诺索夫 (1441)
他俩会相爱的·····	维·利霍诺索夫 (1459)
老马阿尔霍·····	格·马捷沃相 (1482)
早晨比晚上更聪明·····	瓦·贝科夫 (1515)
寂静的午夜·····	伊·布雷利 (1540)
愿冰雪早融化·····	尤·雷特海乌 (1549)
薇拉和卓伊卡·····	尤·特里丰诺夫 (1558)
在那明丽的春日·····	维·阿斯塔菲耶夫 (1579)

喷泉河街上的房子.....	达·格拉宁 (1618)
拉 脚.....	瓦·别洛夫 (1638)
决 斗.....	法·穆哈马吉耶夫 (1659)
夜 半.....	
——会见幽灵的故事	埃·维尔克斯 (1682)
变形记.....	米·易卜拉欣莫夫 (1709)
母亲的心.....	费·阿勃拉莫夫 (1730)
考住了.....	瓦·舒克申 (1737)
生锈的喷水壶.....	保·库斯贝格 (1748)
雪橇路.....	谢·扎雷金 (1775)
紫罗兰.....	瓦·卡达耶夫 (1788)

大厦之巅

瓦·苏波金*

那时候我曾久久地询问他们这件事的全部经过，以及他们当时有什么感受……可是到最后我除了他们的姓名和简历之外，别的什么也没能往我那本记事本里记。

对，还记下了这么几笔：在运河边的广场上，他们走在步兵前三十米的地方，而在国会大厦里寻找往上攀登的通路时，副营长别列斯特同他们在一起；还有，红旗是在几点钟插上的。就这些……看来，他们认为当时的细节是无关紧要的，也是不需要的，更不能同胜利的旗帜在大厦上空飘扬这一壮举相提并论的。

不过，我下面要讲的故事，也许是代替他们把话说出来了。

当时他们正在那座进行着鏖战的大厦里。在他们的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也就是底层，战斗仍在继续。要辨别方向十分困难。窗户全都用砖石堵死了，楼里一片漆黑！在黑暗中辨不清哪条道通往什么地方，这些谁也没有向他们交代清楚……可是总不能把红旗随便往哪儿一插了事，而要往最高处插。要让

* 苏波金，瓦西里·叶菲莫维奇(1921年生)——苏联俄罗斯作家。

所有的人从远处一眼就能看到。

瞧，楼梯就在这儿。巧得很，这正是他们要找的！旁边的平台上还有一道楼梯。这座楼梯直通屋顶。这里多么亮堂啊！他们原来却以为现在早已是深夜了！太好了，屋顶是平的……可是红旗往哪儿绑呢？屋檐上方有座青铜雕塑。是个骑士。不行，不能插在铜像上面。那样看起来倒象是那个骑士擎着红旗……屋顶上又是一阵弹片的噼啪声。得抓紧时间哪！如果插到圆屋顶上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拱顶钢梁间的距离多大呀！梯子又遭到破坏，断裂了。只得攀着圆屋顶的钢架往上爬……而那些钢架又锈蚀得非常厉害，很不牢靠了。最好别往下看。下面的大厅宛如一道深渊，你悬在半空中，就象悬在峡谷之上，你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这是怎么啦？——你不是好端端的，安然无恙吗，可脚下的屋顶仿佛漂走了……还要从圆顶攀上平台。还得往上爬！头晕目眩（他们算什么高空作业工啊！）。总算爬上了平台。好啦！不过千万别往下看……好，捆上了，绑紧了。是用皮带捆上的，是用旗套绑紧的。一切都在悄然无声中进行。只是到这时，他们才看到了这面红旗在头顶上凌空招展，发出哗啦啦的巨响。它顿时变得那样威武雄壮。好，这下他们也就该赶快归队了。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插上了胜利的旗帜。

（1960年）

查意楞 译

白 昼 之 光

埃·卡扎凯维奇*

1

黎明来临了。灰白的晨光渐渐地，却愈来愈坚决地迅速爬满所有的缝隙，钻进了黑黢黢的门下小孔，把门槛和墙壁上的浓密黑影不断舔去。一座座长方形大楼虽然还隐没在飘忽不定的薄雾里，还完全令人想不到太阳，但这雾在逐渐变淡，变白，变成粉红色；忽然，蓦地抖动了一下，金黄色的阳光在上面几层楼房的玻璃窗上闪亮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接连不断的声音和画面。一个伤兵在附近的院子里给汽车噗噗地放汽。远处工厂传来了长长的汽笛声。打开通风窗的噼啪声。走路脚步声。打扫院子的女工围着白围裙，站在大门口，迎着初升的太阳，大声地打了个香甜的哈欠。冻了一夜的民警照着小镜子，理了理浅褐色的额发——在晨光下才看清了，原来这是个姑娘。第一辆电车把车轨上的枯黄落叶扬起，纷纷吹散，枯叶发出轻轻的簌簌声。

* 卡扎凯维奇，埃马努伊尔·亨里霍维奇(1913—1962)——苏联俄罗斯作家，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

马路上有一个人在走着；他好奇地东看西望，显然是从外地来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背上挂着一个挎包——旧的，被汗渍和雨水浸蚀，都变成褐色的了。这个人的整个形象使人想起刚结束不久的战争，只有他头上那顶帽子——一顶普通的工人帽，看来还是崭新的——是和平时期已经到来的唯一标志。这顶帽子看来并不合适，因为这个人的脸——大颧骨、蓝眼睛、善良而似乎有些发肿的嘴唇——配上这顶帽子，就使军人的神采大为减色。

这个人专注而略带惊奇地凝视着刚刚苏醒的莫斯科的街道。大型洒水车从他身旁驶过，溅了他一身水星，他笑了笑，并朝司机亲切地挥手致意。这个举动给人一种自由自在之感——不是城里人那种随便放肆，而是一个走过成千上万条道路的士兵所具有的独立不羁精神。

他不走人行道，而走马路；就连这一点也表现出他军人的素质：习惯于排着队伍行进，时时意识到自己不是单独一人，而是整个队伍的一部分，因此，人行道——地方太窄了。

虽然这个人毫无疑问不是本地人——他那件皱巴巴的军大衣证明他在车厢里睡过觉——很可能是头一次到莫斯科来，但他没有任何张皇失措之感。因为不断转换地方的部队习惯，早已把他那种乡巴佬土头土脑、动作拘谨的习气一扫而光，许多当过兵的人都是这样的。在十字路口他经常停下来，念一念街道名称，然后又迈着坚定而均匀的步子往前走，好象有谁已经详尽地告诉他应该怎么走。他——可能是由于爱好走路——对民警也好，对清晨的过路人也好，问也不问。

唯一明确地显示出他来自乡下的特征，是他那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客客气气高兴地向一群正往“工地”去的房修工人问候：“你们好！”从这句话里，主要还是从这句话的音调里，就

能听出俄罗斯乡下人那种心地纯朴、和蔼可亲，以及他对这些工人的劳动所怀有的特殊尊敬，因为他们翻修的不是一般房子，而是首都的房屋啊。莫斯科——这是在一个辽阔国家的各个遥远角落里千百万颗心都引以自豪和向往的地方。

他就这样走过了基洛夫大街，来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许多大小街道都在这座广场上汇合。似乎该问问怎么往下走了，然而这人只站住沉思了片刻，就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再横穿过一条街，他穿过几条胡同，不知怎地来到了另一个广场。到这里，他停下来了，寻思继续该怎么走。但是，显然他发现这广场的轮廓和沿着广场伸展出去的高高的红墙，有着一一种异常熟悉的庄严气氛。当他看见列宁陵墓后，他就明白了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他浑身打了个颤，因为他固然知道红场还存在，也详细地知道红场上每一个建筑的位置，然而他还是甚为惊讶：这里所有的实物竟同电影上的和他看过成千上万张图片、相片、绘画以及报上的装饰画一模一样。最使他惊奇的可能还是他就这么随便地走进了这个广场，如同到任何一个广场一样。他以莫斯科，特别是以她那最神圣的红场而感到自豪，因而他认为到这里来完全不该是这个样子，而应该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譬如，进来得先买门票之类。

“安德烈·斯列普佐夫，瞧你闯进什么地方来了，”他小声地对自己说。他好象要举手敬礼，把右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而左手还留在口袋里。对一个士兵来说，有手而不伸出来，这是奇怪的。但他没有左手了，只有一只袖筒。

安德烈·斯列普佐夫在红场上足足站了二十来分钟，最后转身向右走去。在奥霍特内街他第一次问站岗的民警，对方详细地指点他该往哪里走。他应该先到普希金广场，然后沿着一个街心花园就可以走到他要去的那个胡同。

不过，现在去敲人家的门，时间还太早。所以斯列普佐夫就先不进那个胡同，而在街心花园的一条长椅上坐下。不一会儿他就不知不觉打起盹来。

等他醒来，已经九点左右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难以辨认了。刚才在清晨没有暖意的阳光下一条条宽广而空旷、僻静得能听见回声的街道，此时都变成了喧嚣嘈杂和五光十色的人类蜂房。嘈杂声和脚步声、嗡嗡声和咔嚓声、人声和汽车短促的鸣笛声，充斥着这个巨大的闹市。这儿的节奏是急促的、欢腾的；或由于感到满意，或由于赞赏它的规模巨大、人声鼎沸和色彩缤纷，人们常常发出叫喊声和啧啧赞叹声。这一切对斯列普佐夫来说都十分新鲜，他看得眼花缭乱，高兴得傻了眼。他离开街心花园走进胡同时，居然从保育员领着的一群孩子队伍中穿过。进了胡同，他就朝他要找的那个院子走去。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莫斯科的院子，是一座多层大楼，四周有围墙。不过这里的人们也很爱花草，在院子中央专门修了一个带花坛的小花园。花坛里已经没有花了，但还有绿草。斯列普佐夫朝绿草挤了挤眼——就象是朝站在砖石、玻璃和柏油路之中的亲朋好友打招呼。

斯列普佐夫打量了一下多得数不清的窗户和阳台，骤然激动起来。他把大衣扣好，朝着楼房的一个门道走去。这个门道旁有一位老太太坐在一张矮长椅上。她包着白头巾，戴着眼镜，在织袜子。她这种简单而古老的活计使斯列普佐夫清晰地联想起乡下的生活情景。因而他也就不拘礼地开口向她打听：

“老大娘，请问涅恰耶娃住在哪儿？”

老太太抬起头来用严厉的目光看了看他，相当不客气地打量着这个外乡人，迟迟不作答。斯列普佐夫微微一笑，又问道：

“老大娘，你不聋吧？”

老太太对他这个大为不敬的问题正要发火，但她忽然瞅见那只空袖筒，便马上动了恻隐之心，说道：

“往对面那儿走，亲爱的，第六个门道，上三层楼。”

斯列普佐夫慢慢走到她指点的那个门道，上了楼梯，在三层楼上他喘了口气，检查了一下大衣扣好没有，然后按了按门铃。门打开了。

2

一个约莫十二岁、脸色苍白的孩子站在门槛上。他默不作声地等着来人开口。而这个来人也默不作声地站着，只顾看这个孩子。士兵的脸上现出一种情不自禁的温柔的表情。

“我嘛，是安德烈·斯列普佐夫，”他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明显地在发颤。“就是这样。”

他等了等，一面凝视着这个孩子，一面显然在等待，看这个姓名能不能使孩子想起什么来。而那孩子仍然在等他说话，畏怯地一声不吭。这时斯列普佐夫感到有点委屈，声音不连贯地问道：

“你是叫尤拉吧？”

“是的，”孩子诧异地说。

“是的，叫尤拉，”斯列普佐夫快活地说了起来。“我认出你来了。哪能认不出来呢……你可不认识我。因为你从来没见过我，所以你不认识我。”他笑了起来，笑声听来短促而又激动。他继续说：“你对客人怎么这么冷淡呢，都不让进屋里去？我坐车差不多坐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从远方来，从西伯利亚来。你听说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没有？我正是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那里来你家作客的，尤里·维塔里耶维奇……”

孩子犹豫地说：“请进。”他走到过道的尽头，打开了另一扇门。斯列普佐夫跟着他走，他俩一起到了一间不大的四四方方的房间。看起来，这间房间既是吃饭的地方，又是孩子住的地方。这里放着一个碗柜，一张桌子，一张不大的床和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书、学生的练习本和一个地球仪。在铺着漆布的桌子上放着一杯茶、一小块面包，碟子里有一小块黄色的奶油。很明显，是斯列普佐夫的门铃声打断了孩子吃早餐。斯列普佐夫瞧了瞧桌子说：

“你在吃早饭吧。坐下，继续吃，不用客气。你妈妈呢？”

“妈妈上班去了。”

“奥莉加·彼得洛夫娜已经上班去了？”斯列普佐夫又问了一遍，他能叫出孩子母亲的名字和父称，显然很得意，似乎以此再一次证明自己对这一家人是十分熟悉的。“这样的话……嗯，那就只好等一等啦！”他意味深长地说着这句话，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和他那坦率、温和的面容很不相称。他把自己的挎包放在门边，军大衣和帽子就扔在挎包上，然后在椅子上坐下。他看了看书架、地球仪，眼光变得严肃起来，问道：“学习怎么样？”

孩子有点支支吾吾地回答：“还可以。”他那清秀的脸刹时暗淡下来，他控制住自己，补充说：“两个三分，其余都是五分。”

“明白了，”斯列普佐夫说道。他仔细地端详着孩子，寻思了一会儿之后，决定不为三分而责怪他。他只是重复了一句：“明白了。”然后又补充说：“你的父亲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你也应该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教养的人，一句话——成为一个苏维埃人。”孩子对士兵的教诲淡淡一笑——在这一笑里显示出一种首都人对外省人傻头傻脑的大道理的傲气。至少斯列普佐夫是不喜欢这种笑容的，因而他不满而严峻地瞪着孩子，表示他

已经准确地洞察对方内心深处的想法，弄得尤拉很难为情，便连忙吃起饭来。

当尤拉笨拙地坐着把茶和面包慢慢地向自己跟前移近的时候，斯列普佐夫在屋角的一张软椅里坐下（这里很舒适，光线也暗），他仔细地看孩子，仿佛在研究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从孩子头的侧面、嘴唇和下巴的轮廓以及全部动作里寻找他所熟悉的特征。当他找到了所有特征，主要是那副忧郁而又有些心不在焉的眼神，他心满意足地摇了摇头。只是孩子的姿势和动作的紧张劲儿使他奇怪。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尤拉此时正在想什么。尤拉在想，理应请这位远方来客一起吃早饭，而桌子上的食物少得可怜。白糖已没有了，只有一小块糖，还不够冲一杯茶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按配给证得到的很少的一份。因此，孩子很不自然地坐着（他很惭愧，没请客人一起来吃，而同客人分食这顿简陋的早餐又舍不得，因为他自己很饿。），他反复寻思如何是好。最后，他轻轻地吸了口气，用告别的眼光久久注视着面包和黄油，然后两眼严肃地望着斯列普佐夫说：

“请过来，坐这儿，咱们一起吃早饭。”

尤拉经过思想斗争作出这样的决定后，明显地快活起来，好象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斯列普佐夫看见他这种变化，也活跃起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道：

“虽然我并不很饿，但既然你请了我，我也就不拒绝了，只是请不要见怪，我也把我的口粮加进来。”

他走近挎包，用那只独手灵巧地把它解开，一声不响地从挎包里拿出一包包东西，放到桌子上，一包比一包香，一包比一包丰美。不一会儿桌上美味食品就堆积如山，其中有一包包熏鱼、风干鱼和一条条烤肉。

孩子看着这一切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斯列普佐夫

三请之后，尤拉才开始吃这些食物，既丰盛、又不定量，又油又有味道，同时还散发出一股远乡野味的香气，在那里，鱼不是市场上买的，而是在大河里捕的；肉是自己打猎弄来的。尤拉被这些食物陶醉了，象个喝醉了的人，话多了起来。吃饭时他居然把自己不少愉快和不愉快的事儿都告诉了斯列普佐夫：抱怨地理课女教师打分不公正，自己和一个叫费加的朋友吵架的详细情形，几次丢失东西又找回东西的经过，以及长时间独自一人或成群结队在街上溜达，懒洋洋地看着大城市的街头生活，或到处管闲事，凡是街上吵架和楼下打开的窗口都要去看看。

斯列普佐夫注意地听着，不时还微微摇摇头，似乎证明自己在用心听或表示同意。后来他问：

“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人？”他用一种果断的、有着无上权威的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说呀，你别不好意思。”

可能这位能在桌子上把美味食品堆成山的客人，在尤拉眼里真的是有无上权威的。总之，他坦率地承认他要做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斯列普佐夫取得了尤拉的信任，尤拉差一点就要说出自己最主要的、最坚定的理想——是所有多病体弱而同时（或正由于此）自尊心很强的孩子常有的理想，可又是悉心隐瞒、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美妙理想：做一个大力士，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不过完全不是为了受人尊敬和得到荣誉。他都已想好，在他遇到诸如大人欺侮小孩、强者欺侮弱者、凶恶的欺侮善良的、富的欺侮穷的、一伙儿欺侮一个等等这类不平事件之前，先暂时不让世界上任何人知道他的力量。

尤拉从眉头下瞅着斯列普佐夫，暗自发现斯列普佐夫的目光是温柔的，可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告诉这个西伯利亚人，他懂得其实这不过是孩子气的幻想，这幻想

是太太好了，多半难以实现。平日很少能够吃饱的他，以一个孩子实际而又悲伤的心情在想，如果他每天都有象今天这样的早餐，那他确实是能够成为一个大力士的。想到这儿他又觉得自己太贪吃别人的东西了。因此，他就没有伸手去拿另外一块鱼，而是迟疑片刻后，向椅子背一靠。

“是不是到上学的时候了？”斯列普佐夫问道。

“不，我是下午班的，”孩子回答说。“我得把功课做完。”

“对，”斯列普佐夫同意。“我不再干扰你了，你做吧，我就在这个角落里坐一会儿。”

然而，他并不马上坐下。他缓缓地踱遍了整个房间，仔细审视着室内全部家具摆设。他看见墙上挂着两张妇女的照片，就问这两个女人是谁。随后他知道一个是著名女科学家玛丽·居里；另一个是著名女演员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他便尊敬地看了看她俩。接着，他翻了翻墙上的日历，转了转地球仪，最后才坐到角落里那张软椅上。他一只手灵巧地在膝盖上卷了一支马合烟，可又想在房间里大概不能抽烟，应该到室外或哪怕到过道里去抽。不过，他懒得动了。尤拉在仔细地用心写着。墙上的雕花挂钟发出一串悦耳的当当声。斯列普佐夫又困了，他竭力不让自己入睡，因为他还想陪尤拉上学去。但是，他在挤满人的无卧铺车厢里五天长途跋涉后的困倦与时俱增，最后他还是睡着了——是这个早晨的第二次入睡了。

3

斯列普佐夫梦见他在铺着麦秸的战壕里，抽着马合烟，营长涅恰耶夫上尉在他旁边打盹儿。斯列普佐夫端详着涅恰耶夫苍白而疲倦的脸和他身上那件湿漉漉发涨的军大衣。涅恰耶夫长

长的睫毛低垂着，雨水把它们弄得湿湿的、柔乱地粘在眼眶上。斯列普佐夫应该叫醒上尉，因为他必须向上尉报告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正在苦苦思索应该报告的是什么事可又想不起来的当儿，忽然听见身旁有孩子的哭声，这时他不知怎么想起来了：他应该告诉涅恰耶夫上尉，他已完成了他临终的托付——到莫斯科来了，到他家来了，一定把答应转达的一切都转达到。此时梦中的斯列普佐夫忽然想起来，涅恰耶夫活生生地坐在他身边，他怎能对他说什么临终遗言呢。斯列普佐夫心里感到害怕，想叫醒涅恰耶夫，又怕把他叫醒了，他会马上死去，他已经这样死过一次了。梦中的斯列普佐夫明白这是荒谬的“怪事”，而他总想，涅恰耶夫可能没有死，只不过是斯列普佐夫梦见营长死了，临死之时请求他到莫斯科他家里去一趟。甚至战争结束这一点也只是斯列普佐夫在战壕里做的梦。斯列普佐夫感到十分糊涂了，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不过，身旁婴儿的哭声却完全是真实的。斯列普佐夫对这一点很愕然——婴儿怎么会到这儿来，也许附近某个地方躲着无家可归的难民。斯列普佐夫从胸墙上往外一望，看见不远处有一座光彩夺目的山城，有一些黄色和粉红色的小房子，显然不是俄罗斯的山城——大概是一座名字特别难读的匈牙利城。斯列普佐夫在他的手被敌人的炮弹炸断之前，这类城市他见得不少。

在这一瞬间，涅恰耶夫的睫毛动了，而且好不容易才抬了起来。涅恰耶夫睁开了一双大眼睛瞧着斯列普佐夫，目光从容不迫而明澈，好象很安详，很满意。

斯列普佐夫冻醒了。婴儿的哭声比梦中还响。但斯列普佐夫一时还沉浸在梦中。所以当他最后完全清醒过来，明白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不禁感到强烈的幸福，连他的心也因此而紧缩起来。

尤拉已经不在。桌子上也没有他的作业本。那些西伯利亚的食品用一张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上面还盖着另一张报纸，擢在离斯列普佐夫最近的桌子角上。婴儿的哭声从隔壁房间传了过来，而且这吵闹的肇事者很快就出现了。那是一个小女孩。一个胸脯高耸的年轻妇女，浅黄色头发蓬乱着，用一双红通通的大手抱着孩子。这个女人用半伸出的两只手把小女孩托在胸前（一个手掌枕在头下，一个手掌托着下身），轻轻地摇晃着。小女孩光着身子，胖胖的，哭叫个不停，气得发疯似的把那手指活象花瓣的小拳头塞进自己的小嘴。

那女人一面用弯着的手臂继续摇晃着小女孩，一面宛如歌唱般地问道：

“从远方来的，是不？”

“从远方来的，”斯列普佐夫答道，又问她道：“她为什么闹得这么凶？”

“不知道，怎么弄都不行……”

“可能饿了吧？”

“不……刚吃过。还吐了呢！可能肚子不舒服，谁知道。这不会说话的小东西。”

斯列普佐夫走到婴儿面前。小女孩一双明亮的眼睛盯住了这张陌生的面孔，居然咧开没牙的嘴，开朗地笑了，露出非常清洁的绯红色的牙床。令人难以置信，她刚才还哭得那样伤心，仿佛咱们这可恶的星球上所有痛苦的和不公平的事儿塞满了她那幼小的心灵。斯列普佐夫因自己的成功而有些洋洋得意，也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小女孩怀着特殊的温情，他咂吧着嘴唇，用舌头打着榧子，两只眼珠子乱转——一句话，他把人的脸部并不太多的所有能动的部位，都使劲地开动起来；他甚至遗憾自己没有长一对可以拍打作响的长耳朵。小婴孩继续笑